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

李思孝 著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

李 思 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乐秀鎬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

李思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1 字数 209,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书号：10078·3267 定价：0.80元

目 录

一	《巴黎的秘密》的“秘密”.....	1
	——美学批判之一	
二	“博爱的银河”之一瞥.....	21
	——美学批判之二	
三	“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珂德”.....	39
	——美学批判之三	
四	“大幼儿园”的“幼稚病”.....	64
	——美学批判之四	
五	从“灰姑娘”到“大力士”.....	80
	——文艺要表现无产阶级	
六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00
	——文艺的典型化	
七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	122
	——文艺的特征	
八	伦勃朗的色彩和拉斐尔的灵光圈.....	150
	——文艺的真实性	
九	“诗意的裁判”和“革命辩证法”.....	173
	——作家作品论	
十	“按照美的规律.....”.....	200
	——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	

十一	“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221
	——文艺的本质和社会作用	
十二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243
	——文艺的产生和发展	
十三	“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265
	——文艺的批判继承与革新	

一 《巴黎的秘密》的“秘密”

——美学批判之一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这是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发出的誓言，当时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的世界观的历程中迈出了第一步。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就是在批判地继承旧美学思想遗产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及其吹捧者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析批判，就是他们美学思想的最初的表现。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欧仁·苏(1804—1857)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问世，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法国文坛轰动一时的事件。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当这部小说在巴黎温和的自由主义刊物《辩论报》上连续发表时，就紧紧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以后被接连翻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泛而热烈的评论。这些评论把小说称誉为“欧洲的《一千零一夜》”，把作者称为“时代的旗帜”。在这片啧啧称赞声中，有一种颇为引人注意的论调发自德国，其代表是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

所谓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是黑格尔死后从他的哲学学派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哲学-政治集团，其成员大都是黑格尔的年轻的学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曾同这个集团有过来往，后来却同他们决裂了。这是因为，以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为首的一伙人，已经从激进民主主义堕落到陈腐、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①他们提出，“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寻找”^②，“……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寻找”^③，“而不是象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④这种观点把精神同群众对立起来：群众是历史上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他们毫无生气，是历史发展的障碍；精神，或他们以及他们所体现的“纯粹的批判”则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换句话说，历史被归结为他们的大脑活动。而他们只有在同群众，即同愚蠢的对立中才能具体地存在，才能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③ 同上书，第105页。

④ 同上书，第104页。

事创造。这种“精神”与“群众”对立的思想，象一根黑线贯穿在青年黑格尔派主编的《文学总汇报》及他们的一切著作中，也贯穿在青年黑格尔分子施里加（普鲁士中尉，齐赫林斯基的化名）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评论中。

《巴黎的秘密》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巴黎的秘密》是一部拥有十卷浩繁篇幅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作者欧仁·苏属浪漫主义作家，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的家庭侍医，他是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的干儿子，曾上过拿破仑办的高等学校，也学过医。后来先后在禁卫军、参谋部和海军服兵役，到过地中海沿岸各地及亚洲和美洲，还打过仗，所以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如《普利克和普洛克》、《阿达尔·居尔》、《火蛇》等，大都以海上惊险生活为题材，后来他从事新闻记者、画家、作家等职业。四十年代初，开始转向以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为题材的写作，并且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从一个纨绔子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一八五〇年被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国民大会的议员。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他被逐出国境，到死为止一直在国外流亡。他后期的作品很多，《巴黎的秘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出版后不仅被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而且被搬上舞台，谱成歌曲，绘成画，不胫而走，影响所及，出现了以它为蓝本的一些外国模仿者。这部小说以头绪多、线索杂，情节的纷繁、惊险、曲折、离奇而引人入胜，它基本上是以鲁道夫的故事为主线来展开的。

鲁道夫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是拿破仑唯一允许保留其主权的一个德国封建小公国盖罗尔施坦公爵的公子。他从小在两个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受教育，一个叫穆尔弗，代表勇武和善，一个叫波利多里，代表智谋和恶。后者玩弄计谋，使鲁道夫和一个苏格兰女子萨拉结婚，遭到老公爵的反对，鲁道夫在一月十三日这

个不吉利的日子举起刀剑想杀死父亲，被穆尔弗劝阻。从波利多里那里得知萨拉有野心，（后来她确同一位伯爵结婚，并带走了她和鲁道夫的私生女儿）于是鲁道夫幡然悔悟，跪在父王脚下请罪，把萨拉和波利多里驱逐出境，他又娶了一个普鲁士公主为妻。

为了痛改前非，鲁道夫发下宏愿，决心使自己承担一件拯救人类的大事业。他开办“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等慈善事业，施舍和救济穷人。他还到处旅行，以自己赏善罚恶、锄暴安良的行动来宣扬德行，感化世人，造福社会。如他在美洲佛罗里达的一块殖民地上做了许多大事，其中之一是从殖民者那里解放了黑人医生大卫及其爱人塞西莉。但小说主要描写的是鲁道夫隐姓埋名在巴黎底层的微服巡行，主要故事是对玛丽花、“刺客”和“校长”这三个人的所谓批判的改造。

玛丽花是鲁道夫和萨拉的私生女儿，六岁时被萨拉抛弃，被一个叫“猫头鹰”的收为养女，受不住折磨，八岁上偷偷逃走，中途闯进一家木材商人的院子休息，被诬以偷盗，送进监狱，关了整整八年，出狱后生活无着被迫做了妓女。

这是个善良而生性倔强的姑娘。她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常常以尽情的歌唱来振奋自己，从难友那里博得了“夜莺”的绰号。鲁道夫遇见她时，是在巴黎贫民区的一个晚上，当时一个男人正殴打玛丽花，但她毫不示弱，拿起剪刀来对付男人的拳头。鲁道夫制服了那个男人，于是三人进入一家酒吧间，互相叙述各自的经历。

那个男人绰号“刺客”，原是宰马的屠夫，后去服骑兵役，因杀死侮辱他的伍长，被判十五年徒刑，刑满后因找不到职业，便在巴黎作了流氓。

同鲁道夫的相遇，特别是听到鲁道夫说“你有心肝和骨气”，

使“刺客”得以复生,从此以后,“刺客”为了感恩,当了鲁道夫的仆人。鲁道夫出游时,他做密探、奸细、保镖;鲁道夫病时,他做看护,在鲁道夫面前毕恭毕敬,低三下四,自称是“一撮尘土”、“看家狗”,对主人忠心耿耿,俯首帖耳,最后在一次搭救鲁道夫的搏斗中被刺死。而玛丽花则被送到鲁道夫办的农场,一个叫拉波特的神甫专门开导她、感化她,后来进了修道院,还做了院长,最后凄惨地死去。

另一个被改造的对象是“校长”,这是个秉性凶悍、作恶多端的人。他为了逃避治罪,用硝酸毁了自己的面容继续作恶。他伙同“猫头鹰”绑架过玛丽花;他探得萨拉的皮匣子里存有证明玛丽花身份的两封信的秘密后,又安排圈套勒索鲁道夫,险些把鲁道夫弄死。鲁道夫最后通过“刺客”设了个陷阱,才把“校长”捕获,由大卫医生弄瞎了他的眼睛。弄瞎眼睛,在鲁道夫看来是达到通过惩罚肉体拯救其灵魂的目的。“校长”起初不服,继续图谋作恶,包括为了报复鲁道夫,伙同“猫头鹰”想害死玛丽花,但最后终于忏悔,并且亲手杀死他的同伙和帮凶“猫头鹰”。

从以上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小说触及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因而不能不给以一定真实性的描写。实际上,自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路易·腓力普上台后,一小撮金融贵族和金融资本家对法国实行了专政,使七月王朝成了“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①,不仅广大的无产阶级、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就是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两极分化恶性发展,引起了人民一系列的革命起义,进一步孕育着更大的革命风暴。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用多愁善感的笔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阶级纸醉金迷、骄奢淫逸、尔虞我诈、互相欺骗的腐朽糜烂生活,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日益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4页。

困、堕落以及各行各业无产者的悲惨命运。但是，由于作者是马克思所说的“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①，因而他没有把这一切看成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没有揭示出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原因在于阶级剥削和压迫，相反，却掩盖阶级矛盾，宣扬阶级调和，一方面向受压迫者呼吁，要他们克制、节欲、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一方面向富人呼吁，要他们多办慈善事业，救济和施舍穷人。而对那些犯罪的恶人，则主张法学和神学兼施，惩罚和劝喻并行，最终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存秩序。所以在他描写的人物中，凡穷人多是恶人，凡富人多是善人，后者要对前者进行改造。鲁道夫就是福善的化身，他降临尘世，赏善罚恶，用基督教的怜悯和施舍，来建立自己的英雄业绩。欧仁·苏的社会药方是如此不切实际和无的放矢，难怪巴黎手工业和工人的机关刊物《工场》杂志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给《巴黎的秘密》以否定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玩弄的是“博爱主义的神秘把戏”。

但是，象这样的评论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绝大部分报刊，都是一片赞扬、喝彩声。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特别表示热烈欢迎，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杂志在一八四五年还开辟了给予小说作者以荣誉奖的签名。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八四四年六月第七期《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施里加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把小说吹捧为“批判的史诗”，把作者奉承为“批判的批判家”，把小说的主人公鲁道夫美化为“人类国家的头等公仆”，并且说《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把永生和无常分隔开来的裂口”，等等。他自负地以为揭露了《巴黎的秘密》的“秘密”，实则是一场自我吹嘘和骗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9页。

真正揭示出《巴黎的秘密》的“秘密”的，不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巴黎的秘密》出版时，马克思因为筹办出版《德法年鉴》杂志正移居巴黎。一八四四年八月，恩格斯来到巴黎会晤了马克思，两人决定合写一部著作，对青年黑格尔派大肆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社会理论进行批判。这部著作于同年九月至十一月写成，次年春正式出版，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标志，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世界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阐述。这一切都是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斗争中确立的，正如梅林所说，“它在摧毁的同时又进行创造，在破坏的同时又进行建设”^①。它批判的锋芒所向，主要是黑格尔哲学及其变种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神圣家族》一开头就指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②这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要通过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

《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这部著作同马克思写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册，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起,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最初表现。如果说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痕迹还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在《神圣家族》中,则已经运用正在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的世界观,来具体地分析文艺作品,解决有关文艺的问题。它通过对《巴黎的秘密》及其吹捧者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析批判,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现实主义原则,把文艺理论建立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应该说,这是美学史上的一场创新,梅林所说的“在摧毁的同时又进行创造,在破坏的同时又进行建设”,也应该把美学领域包括在内。

在《神圣家族》中,由马克思执笔的第五章和第八章,就是专门分析《巴黎的秘密》的。从马克思的分析中不仅使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感到兴趣的秘密所在,而且看到了马克思对他们所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尖锐无情的批判。

首先,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和欧仁·苏的艺术观点和方法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它看来,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派生出存在,这个过程是靠所谓“思辨原则”实现的。马克思用生动的形象比喻说,本来人们是从梨、苹果、草莓等感性、具体、个别的物质中概括出“果实”这样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的,离开了实在的梨、苹果、草莓等物质,“果实”这个概念就无从说起,也不复存在。但是,唯心主义却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某种“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这是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用语,在主观唯心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那里则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比如梨、苹果、草莓等现实的果实就是“果实”这一抽象概念的体现和具体化。“果实”的抽象概念,经过思辨的生命历程,具体化为梨、苹果、草莓等现实的东西。正

象马克思所说，他们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反对一切实际的经验；他们“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①。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巴黎的秘密》就体现了这一思辨原则的运动，马克思指出：“施里加先生对《巴黎的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各个细节方面的运用。”^②他们先是依靠思辨原则把一切现实的关系消溶在抽象的“秘密”这个范畴之中，然后又依靠思辨原则把“秘密”变为实体，即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小说中所描写的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门人、公证人、江湖医生、桃色事件、舞会、木门等等就都成了这种主体的生活表现。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体现了“思辨原则”的这些内容才是真正的所谓“全部人类现实”。

然而，在青年黑格尔派大肆宣扬的地方，却正是马克思予以揭露和批判的地方。施里加把现今人世的一切关系都看做秘密，不过是用唯心主义的迷雾掩盖了事物的本质而已。马克思拿他同费尔巴哈作了比较，也就是拿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作了比较：“如果说费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那末施里加先生却反而把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变成了秘密。他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③他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把一切自然的、人类的关系化为对思辨原则的即对上帝的抽象的彼岸关系。这种方式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可是，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而施里加则是他那唯心主义的“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的美。”^①

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的这种观点，固然是他们唯心主义的先验的主观任意性的表现，但也是利用了小说本身存在的缺陷的。欧仁·苏也是用善恶这两种抽象概念和道德原则去图解巴黎社会的现实生活的。他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具体生动的现实生活本身那样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从主观幻想的抽象空洞的概念、原则出发，让人物服从他的这些概念和原则，这就有可能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歪曲。比如，为了适应他的原则，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生活道路是描写得很不合理的。对玛丽花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玛丽花起初虽然纤弱，但却是一个“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的世俗少女，正是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即使“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是“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②。她年轻、善良，充满希望。在她去农场的路上，她用她固有的个性、她天赋的本质，合乎人性、欣喜若狂地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而太阳和花也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象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可是，经过鲁道夫安排的一系列批判的改造，玛丽花逐渐变成了一个病态的人物：她把对人类的愛转化为对宗教的爱，把对自然美的喜爱变成了对宗教的崇拜。她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于是折磨自己成了美德，而忏悔则成了荣誉。她已经完全为基督教的伪善所支配，“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③终于这个活泼泼的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49—50页。

③ 同上书，第57页。

娘在祈求仁慈和宽恕的最后一口气中离开了人世。在欧仁·苏的笔下，玛丽花被交给鲁道夫去改造，使她成为驯服的基督教含垢忍辱和禁欲主义的化身，“义务”和“道德”等基督教观念的隐喻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鲁道夫就这样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①

作者对小说主人公鲁道夫的美化和理想化，更是远离了现实根据的。马克思指出，鲁道夫虽然是一个小统治者，但却是维护主奴关系等现存秩序的大卫道者。他的行善和挥霍就象《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利发一模一样。如果他不象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伪善，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决定他对别人态度的，明明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而是一个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但是他却模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做法，这类宗教裁判所在把人判定有罪而被法庭用火烙死的同时，总要来一套虚伪的祈祷，祈求赐予悔过的罪人以仁慈；而鲁道夫也是以巧妙地大谈其“纯”理论的动机来掩每个大道的复仇心。他不同自己身上的种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力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只是因为幸运、金钱和官衔，这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②换句话说，“使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③这就是马克思所揭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109—110页。

③ 同上书，第98页。

露的鲁道夫这个人物形象的本质和特征。但作者和青年黑格尔派如施里加之流，都一致把鲁道夫崇奉为神，一致颂扬他肩负改造社会、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及其德行。马克思指出，这不过是他们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和超现实、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所构造的“幻想的空中楼阁”和“毫无内容的漫画”，而“鲁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执观念（诸如“慈善事业”、“无比忠顺”、“克己”、“忏悔”、“善与恶”、“赏与罚”、“可怕的惩治”、“隐遁”、“拯救灵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也表明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滑稽戏而已。”^①

其次，马克思批判和嘲笑了欧仁·苏和青年黑格尔派提供的解决社会矛盾的乌托邦式的方案。

《巴黎的秘密》的主人公鲁道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他改造社会的武器主要有二：一是精神上用基督教教义去感化，一是物质上用慈善事业通过救济和施舍去帮助。这都不是欧仁·苏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发明创造，而是当时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还没有产生，在欧洲大量流行的还是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赝品。这里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时他们已经分成许多反动宗派，愈益失去任何理论根据和实践意义，逐渐同反动的社会主义同流合污）；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反动的社会主义，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的或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一八四四年开始，又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它们尽管名目各异，学说纷纭，一个共同点都是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企图通过统治阶级的善心和钱袋的帮助，来“解救”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和其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第98页。